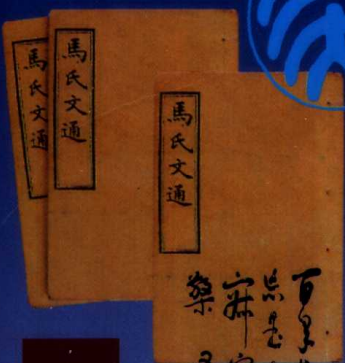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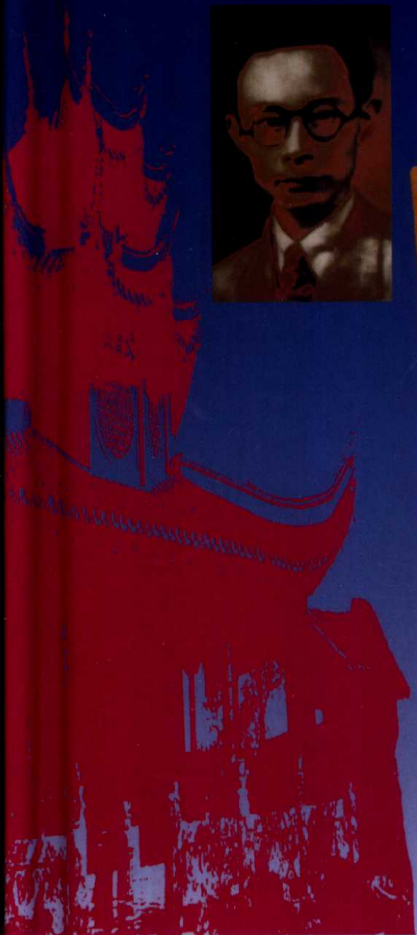
茗边老话



百星者尹... 第一經
总是左... 尤...
... 第...
... 初...
... 六

少年时

金克木著





* T188622 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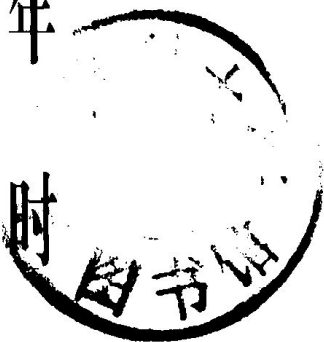
少



年

时

金克木著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年时/金克木著. - 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1998. 9

(茗边老话)

ISBN 7-5382-5302-5

I. 少… II. 金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金克木-生平事迹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25372号

总策划、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柳青松

美术编辑: 宋丹心

技术编辑: 袁启江

责任校对: 王玲

装帧整体设计: 郑在勇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二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40

字数: 32千字 印张: 2.5

印数: 1—5000册

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0.00元

百年世事匆匆尽，第一难忘是友情。
总是友情难忘，深宵何忍对孤檠。
金克木 戊寅夏初书

墨迹释文

百年世事匆匆尽，第一难忘是友情。
老去尤知悲寂寞，深宵何忍对孤檠。

五十八年前旧作 戊寅夏初书

金克木 时年八十有六

序 言

香、茗之用，其利最溥。物外高隐，坐语道德，可以清心悦神。初阳薄暝，兴味萧骚，可以畅怀舒啸。晴窗拓帖，挥麈闲吟，篝灯夜读，可以远辟睡魔。青衣红袖，密语谈私，可以逐情热意。坐雨闭窗，饭余散步，可以遣寂除烦。醉筵睡客，夜雨蓬窗，长啸空楼，冰弦戛指，可以佐欢解渴。品之最优者，以沉香、芥茶为首。第焚煮有法，必贞夫韵士，乃能究心耳。

《长物志》中的这一段文字，好像是为香、茗做广告，现在把它抄了来，却只为它意趣好，意境好；是否有沉香、芥茶，尚在其次。何况，这里才只借了一个“茗”字来。

如今出版丛书成一大风气，心里其实不很赞成。所谓“茗边老话”，似乎未能免俗，也成了一套丛书。但它的本意原只在用一壶香茗，串起零落散漫的故事。有了这样一个名义，作者、读者，便都可以聚拢来，讲故事、听故事。虽然，这故事未必得自香茗，而多半得自阅历，得自学识，得自志趣，乃至得自性情。总归是平实、疏



茗边老话

朗、清清明明的文字，思旧忆往，谈天说地，或关乎国家民族，或只是一家一人之悲欢，江山丘壑，曲径幽窗，皆成风致。而有了这虚设的一壶一盞，则不必月夕花朝，风细帘轻，相识与不相识，都可以聚拢来品一品，听一听。“茗边老话”，与其说是一套从书的名称，不如说只是一个聚会或曰雅集的名义。聚会中讲的故事，也便如这聚会，无始无终，聚散由人，即便得自学者，也多半“取语甚直，计思匪深”，而只待“忽逢幽人，如见道心”。“茗之用，其利最溥”，此之谓欤！

《读书》十年，常与佳茗之会。“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”。最常思念的，便是这聚会和聚会中人。今借友人力，试以佳茗拜邀，竟重得雅集，重得晤对。只是一点私心，本来深藏，却因被硬派着交代缘起，才把它写在这里。好在这聚会从来是开放的，假公济私之罪，或可不问罢。

戊寅七月半 脉望拜识于万象书坊



前言

北大图书馆长谱

混合算学

文通葛郎玛

师范乎

教师应考

记“说瓜”

九八年一代

未完成的下海曲

闲谈翻译

史学老话



前 言

茗边老话少年时。枯树开花又一枝。

身后是非何必问。生前漫唱竹枝词。

老汉今年八十有六，本不该出来多嘴多舌，不料有人斟上佳茗一盅，要我谈些老话，不由得在下故态复萌开起口来。一发而不可收，长长短短竟唠叨了十次。少年见加老年感想，自己也算不清究竟讲了些什么。忽然听到一声大喝：

“你这老儿天南地北往古来今乱说一通。有时简短，好像浓缩食品，不容易消化。有时啰嗦，好像一堆乱麻，理不清头绪。时而有趣，时而无味。讲道理夹七夹八，说故事无头无尾。说的人自觉津津有味，听的人已经要打瞌睡。时间花费了不少，记下来，印成书，大约也足够三万字。劝你歇一歇，休养休养老精神吧。”

一番话提醒了我，马上收场，闭上嘴。哪知又

有文雅的声音传来：

“你说的老话，有的逸闻可供消遣，有的议论不无道理，有人，有事，有情，有理，可惜乱七八糟，不成体统。建议你整理一下，立项目，排次序，加引证，作注释，那样就很可观了。”

原来是要我写讲义，作论文，不幸老夫耄矣，无能为力了。

套用两句旧诗作为收场白吧。

少时哀乐不如人。老朽闲谈莫当真。

哪有心情言旧事。蒙蒙细雨洒轻尘。

1998. 2.



北大图书馆长谱

北京大学今年紧锣密鼓进行百年校庆。这是一举三得。庆祝本校一百周岁是一。纪念1898“戊戌维新”光绪皇帝下诏办“京师大学堂”是二。以五月四日为生辰纪念1919“五四”是三。热闹中我来谈谈要求安静的图书馆，不说别的，只讲北大的几位馆长。他们和北大、“维新”、“五四”都有关系。

李大钊。列位馆长中现在最为赫赫有名的是这一位，不必介绍，也不容我多嘴。

章士钊。这是大学建馆以来的第一任馆长，可说是传奇人物。他是“维新”时期“四大公子”之一的吴保初的女婿，李鸿章手下大将吴长庆(袁世凯的上级)的孙女婿，当时新派女子吴弱男的丈夫，孙中山的同盟会同志，民国初年(1914)议论政治的《甲寅》杂志的主编(笔名“秋桐”、“孤桐”)，

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长,后来在上海当大律师,曾主动为他的朋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陈独秀出庭辩护,晚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文史馆馆长,反对白话文,著作有《国文典》等书,在“文革”中出版《柳文指要》。他先到日本,后去英国留学,刚好接受了严复回国后的欧洲思潮,可以算是学通中西,行兼新旧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,有两个湖南人也许是集中表现了中国当时政治文化的复杂性。一位是章行严(士钊),另一位是杨皙子(度)。两人都是文人、学者、政治人物,和许多方面都有密切联系。杨度一生不得志。他本来和满清朝廷、维新派梁启超、革命派孙中山都有关系,后来成为袁世凯当皇帝前“劝进”的名人之首,随后在上海隐居卖字,死后多年忽然被宣布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研究这两位可以加深了解清末以来现代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。不过恐怕外国人无此能力,中国人有种种不方便,这事只好



委托21世纪后半的人，但又怕那时的人很难理解一百几十年前的政治文化人的思想行为，会有现在想不到的误解了。

毛子水(毛准)。他和傅斯年、顾颉刚、罗家伦、许德珩等人同是“五四”时期的北大学生，留学英、德，兼习文、理，回国任北大历史系教授，是当时唯一在文学院、理学院开跨院课程的人。三十年代初期北大课程表上我看见有他开的“历学”课，是历史系和数学系的学生都可以选修的。讲这门课需要懂得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中外历史。我偶然认识一位选这门课的数学系四年级学生。据他说，他上这“历学”课，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，没学到什么数学。学生的“口碑”是，毛先生在文学院是数学最好的，在理学院是史学最好的。在蒋梦麟主持北大时，他兼任图书馆长。到台湾后不知他教什么。抗战时他在西南联大。我经昆明出国。他托人替我办了去缅甸的签证。我去看



北大红楼

他，他胃痛，躺在床上。问他需要什么，他说：“给我买一本莎士比亚吧。”后来我从印度托人带了一本剑桥大学版的小字单本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给他，也不知带到了没有。那时他不算老，还没有结婚。他没有著作，听说到台湾后把《论语》译成了白话，不过我没有见到。

严文郁。他是主任，不是馆长。蔡元培当校长时定下的，馆长由教授兼任，参加学校领导，地位和院长、系主任相仿。主任低一级，只管图书馆。1935年北大在沙滩红楼后面为图书馆盖了新楼。毛子水辞职不兼馆长。主任一职，请在美国学图书馆学的严文郁担任。和我一同听法文课的



沙鸥女士本是学图书馆学的，由严主任请去当阅览股股长。她出主意，请法国人邵可偈教授向严主任推荐我，她再加工，让我当上她的股员。于是我得到机会“博览群书”。她讲话是“中英合璧”，还会说日文，又学法文。她还逼我学英文打字，用她的打字机，照打字课本学。中午休息时把我关在她的办公室里，她出去吃饭，半小时后回来考察我的作业，放我走。可惜我年轻不懂事，大半年后便离开了北大，辜负了她培养我的一片好心。严主任是专家。我在布置新馆时见他又指挥，又动手，回答疑问时常说，外国图书馆都是这样的。沙女士听到就对我挤挤眼。从此时到抗战开始，这两年可算是专家治馆代替教授治馆时期。可是严主任对从京师大学堂传下来的核心，中文旧书库，动也不能动。架上的线装书仍旧照只有管库人才懂的特殊次序排列。那位拖着辫子没剪的老馆员仍旧在库中踱着方步。还有一位穿

长袍马褂的人物偶尔来到库中看善本书，名义据说是顾问，身份是我听来的，靠不住，不便说了。

向达。他是1952年北大和燕京大学等校合并以后的第一任馆长，史学家。有一次我去图书馆，见他正为将要买到一些旧田契之类文献而高兴，说，这些都是从废品堆里搜寻出来的。大概这也是1957年他受批判的一条罪行。他属湘西少数民族，为人很耿直，可能是带有自己的民族性格。

梁思庄。她是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负责人，职称可能是馆长或主任，与北大合并后成为副馆长。她是梁启超的女儿，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学图书馆学，得学位后回国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。终身在图书馆工作。她对我说过，有一件痛心事是她辛苦编出的关于东方的中外书目连卡片都在“文革”中失落了，还要批判她，她不明白这是犯了什么罪，现在无法恢复了。七十年代我和她住的较近，常见面。初见时，没说几句话，不留意提起她父



亲，我看她好像要照当时习惯给父亲“戴帽子”，连忙说，我的新学识的开口奶是《饮冰室文集》和《新民丛报》。历史人物是属于历史的。很快我们就可以不拘形迹谈话了。她是我所见过的人中一位热爱图书馆，热爱工作，天真无邪的人，老了还像个孩子。

以上是我想起来的几位馆长、主任，所说纯属闲谈，不是史传。

1998. 1. 丁丑年终

混合算学

这部书，如果我不提起，只怕不会有人说到了，但愿它还有残余的孤本留在天壤间。

书名：《混合算学教科书》，初级中学用，上中下三册。作者：严济慈。校者：胡明复。出版者：商务印书馆。出版年：1924年前后。

1925年我小学毕业，家里不让我上初中，叫我读古书。我有空就找哥哥的英文和数学书自己看。哥哥不管也不教。我不懂也不问。当年翻看的书中就有这部算学教科书。奇怪的是，看不懂的书怎么能记到现在。七十多年过去了。

50年代初期我就认识严济慈先生，但那时是政治这根弦绷得很紧的时代，和科学家在一起也无人想到谈论学术。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严先生忽然兴高采烈宣传科学了。有一次我便想到了这部书，向他提起。他笑了起来，说，“那